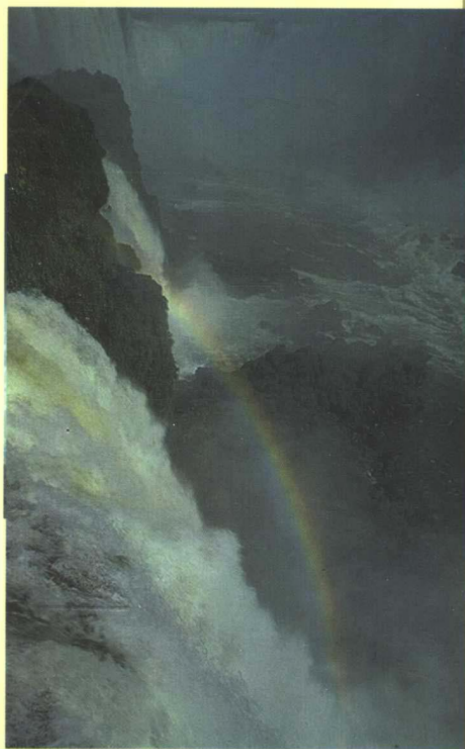


周学忠 著

楚天浩歌

上



作家出版社

责任编辑：华 沙

封面设计：傅志欣

楚天浩歌

ISBN 7-5063-1747-8



9 787506 131747 4 >

ISBN 7-5063-1747-8/I · 1735

上下册总定价：58.00 元



楚天浩歌

(上部)

周学忠 著

作家出版社



作者 周学忠

内 容 提 要

《楚天浩歌》是一部长篇历史小说。

风烟滚滚，战火纷飞，中华民族到了最危险的时候。在党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政策的感召下，身为五战区右路游击纵队司令的戴煥章，明里听李宗仁指挥，暗里受共产党领导，机智、勇敢地配合李先念、陈少敏率部浴血抗战，杀敌致果，并一次次地粉碎了国民党顽固派的猖狂进攻，同时又秘密巧妙地为新四军五师提供重要军事情报、输送枪枝弹药、掩护地下干部通过敌伪封锁线……

小说情节曲折，险象环生；政治、军事斗争波澜起伏，惊心动魄；情场纠葛潮涨潮落，发人深思；人物性格鲜活，跃然纸上；语言新颖、练达；生活气息浓郁，散发出泥土的芳香。

目 录

第一章 浪迹豫鄂边	(1)
第二章 天涯寻知己	(53)
第三章 起兵吕堰驿	(100)
第四章 沙场初点兵	(146)
第五章 偏向虎山行	(199)
第六章 心事楚天长	(251)
第七章 抗战揩模还	(289)
第八章 诚心拜女杰	(338)
第九章 司令官点将	(386)
第十章 王仁渠败阵	(428)
第十一章 会师七里峡	(474)
第十二章 星殒鹿角门	(520)
我的文学道路	(561)

第一章 浪迹豫鄂边

一

1936年冬。

这天，朱集镇逢集，人特别的多。近中午时，有三个头戴礼帽，身着长衫的人来到寨南门外的香油坊门前，为首的是个高个子，他端详了一阵“朱记香油坊”的木牌子，与两个同伴低声说了句什么，无声地笑笑，然后就进到店铺门内，问：“掌柜的，请问朱明善先生在家吗？”

站在柜台前被称作“掌柜”者，其实并不是香油坊的掌柜的，只是个帐房先生，是负责记帐的，叫陈济元，外号陈老五，是朱家的一个表亲。他闻声抬头看来人，以为是来谈生意的，脸上立即浮现出生意人的笑，显得十分亲热，连忙起身说话：“请屋里坐！”

“不忙，我们想见见朱先生。”为首者一边说话，一边拿眼睛往里边看。

“你们是找他谈生意的？”陈济元十分殷勤地问罢，就王婆卖瓜式地介绍起香油如何纯正，销路如何看好，然后才说：“若是买香油，可以直接跟我谈。”

这人真不识趣！

为首的有些烦他，说：“我想直接见他谈谈。”既不否定来谈生意，又不肯定只是谈生意，于是又补充道：“我还有其它一些

事情。”意思是非要见朱明善不可。

“噢，我明白了。”陈济元听来者口气不像一般生意人，说：“这么说，客官是明善的朋友了，”但又十分圆滑地说：“大掌柜不在家，我还说不了的。”他招揽生意的热情锐减，自上而下地打量起他们来。

这时候店内有个大眼睛，白脸皮的青年人，热情地走到三个商人面前问：“你们来找我大哥？”

“嗯，有点事，想见见他。”领头的对这个青年人挺感兴趣，有礼貌地同他说着话，还亲切在上下打量了问：“你是明善的……”。

“我是他三弟，叫小林，学名朱明哲。”这个青年人性格爽朗，自我介绍后说：“我大哥今日不在家，他去樊城看我二哥，另外还有其它啥事哩，我说不清。”

“嗯，是这样，真是不巧的……”领头的自言自语罢，又问：“小兄弟，能否告诉我，你大哥啥时候回来？”

“走，咱到外边说去。”朱明哲虽然年轻，却很精明，他看来人找朱明善似乎有要紧事，此处人多不便说话，就和他们到外边一个僻静处小声说：“他不回来也不要紧，有事给我妈妈说，照样可以办。”话说得很诚恳。

提起朱老太太，领头的很敬佩，他听说朱明善的母亲是个有主见，有能耐的老太太，不但嘴一份子，手一份子，还热情好客，当时朱集镇上没有旅社，区上召开联保主任、保董会议，就吃住在朱家大院，朱老太太还亲自下厨为他们做饭炒菜，所以人缘很好，大伙尊敬地叫她朱妈妈，可是他还不曾见过这个老太太，于是说：“好，那就先见见朱妈妈，请小兄弟给作个介绍吧。”

一句话提醒了朱明哲，他扭过头看着眼前的三个商人，先问

那个领头的：“我还不知道三位先生的尊姓大名呢，可不可以先告诉我一声？”

“这就是我的疏忽了。”那领头的自我检点道：“古人打仗，还要先通名报姓，刚才你报了自己姓名，我们只顾说话，忘了报自己的姓名了。”说罢，他指着那个又胖又高的商人说：“他叫谷太三，会弹三弦，会唱大调曲子！”

“我大哥也会弹三弦，唱大调曲子。”朱明哲高兴地说。

“他叫周绍岑，会抓箏，也会唱，不过声音不咋亮飒！”领头的指着那个瘦高个的年轻商人说着，然后笑了笑对朱明哲说：“你爱听哪一出，等我们安定下来后唱一段让你听听。”并问：“你说可以吗？”

“那太好了！”朱明哲说着，认真打量起谷太三来，然后说：“我看他挺面熟的，昨天下午我在薛集街酒馆里就见他在唱大调曲子。”

“是吗？”那领头的笑着问。

“不错，就是他。”朱明哲坚定地说罢，就转向那领头的说：“轮到你通名报姓了，我想，你是个唱曲的老板吧！”

“哈哈……”三个商人同时大笑，那领头的说：“小兄弟有眼力，一猜就猜着了，不过我是靠他俩混饭吃的。”

“这么说，你们找我大哥是想在朱集镇玩上几天的吧！”朱明哲刚才的神秘劲儿没有了，停住脚步说：“要想玩，我给你们找个酒馆茶馆不就行了，何须找我大哥呢！”

“我跟你大哥是好朋友，来到他这十八亩地上了，怎么能不先拜见朋友呢？”

“你叫……”朱明哲又问起领头的姓名了。

“咱们边走边说好了。”那领头的看了看四近没人，说：“说归说，笑归笑，我就来个自我介绍吧！”话说到这儿，他又转了

个弯问：“我先问问，小兄弟你听说过河南有个邓县没有？”

“知道的。”朱明哲顺势说：“我大哥有个好朋友是邓县的，就是赫赫有名的戴焕章，他很有本事，会使双枪，准头很好，百发百中，指你鼻子，不打你眼睛，听说三年前别司令派几千人马围住回龙寺寨打了个把月，死伤一千多人，最后他乘夜突围出来，天黑得伸手不见五指，一只白虎在前边引路，别司令气得啐了一滩鲜血，险些没了命……”

“那都是过去的事。”领头的说：“你说的也太玄乎了！”

“玄乎？一点也不玄乎，这都是我大哥亲口说的。”朱明哲说评书似地越说越得劲：“听说前不久，河南省主席刘峙派 95 师去邓县围剿戴焕章，戴焕章神机妙算，又巧妙地 from 鲁家寨突围了出来，95 师扑了空，刘峙大骂他们无能，这戴焕章可真是英雄呵！”言语之间流露出极其佩服之情。

“小兄弟，你别吹了，我就是戴焕章。”那领头的终于向朱明哲通报了自己姓名。

“啊呀，你就是戴团长！”朱明哲听了十分惊讶，瞪着两只大眼睛重新打量了他们三个人后，又很机警地说：“走，快到我家里！”说罢，领上他们朝自己家里走去。

二

进南寨门不远，有座青堂瓦舍的大院子，楼门又高又宽，被称作走马楼门，意思是说这种楼门，可以骑马出出进进。门两旁有一对很大的狮子，楼门上方的青石上刻着四个大字：鹏起朱宅。

朱明哲领着戴焕章三人进了楼门，本打算直接带他们去见母亲的，可是顾虑他们被 95 师追剿之事，便暂时把他们三个安排

到东厢房里休息，还留有余地地说：“我先去看看我妈妈在不在家。”

戴焕章在心里说，这青年人办事挺老练的，于是就直接地说：“你若是见到朱妈妈了，就说邓县有个逃难之人戴焕章要求见她老人家，要是不方便的话，我改日再来拜见。”

“看，戴团长话说到哪儿了。”朱明哲说罢，急忙向后院里走去。

“要是朱明善在家，一切都好办了。”周绍岑见朱明哲进院这么长时间没出来，心里有些不安。

“咱也得防着点意外。”谷太三机警地说：“明善是够仗义的，见了团长肯定会安排的，只是这老太太的脾气，咱还不了解，常言道，遭难莫投亲！”

“来之前，我啥都想到了，第一，我相信明善的为人，他不会拿我的头去到官府领赏；第二，人也得自量，朱家在这一方是赫赫有名的，树大招风，如果为窝藏我，让人家遭祸，咱也不忍心，真不愿留咱，可以另想办法嘛！”戴焕章很开通地说：“东方不亮西方亮，黑了南方有北方，我就不信在这豫鄂边上找不到一个安身之地！”

“是呵，还有黄山洼的刘海波，吴家楼的吴星三，罗岗的张焕朝，张集的韩香亭……”周绍岑如数家珍地说着。

“昨天上午，我们几个在薛集街上酒馆里玩大调曲子，隐隐约约听到有人说刘海波近来又从医了，不干自卫大队长了……”，谷太三猛然想起这件事，说：“因为情况还没弄清楚，所以没给团长说。”

“刘海波不干自卫大队长了，为什么不干的，是受人排斥，还是有其它原因？”戴焕章对这件事特别关注，一连提出了几个问题。

“刘海波这个人正道，肯定是得罪什么人了……”周绍岑在一边猜测道。

正当他们三个议论这件事时，朱明哲从院里边走了出来，说了几句对不起的话后，就领上戴焕章踏着甬路穿过二重门、三重门去到了朱家的堂屋里，周绍岑和谷太三仍在东厢房里等着。

朱老太太坐在一把枣红色的大圈椅上，头戴黑平绒女式帽，身着薄棉衣，两只大而有神的眼睛里透出特有的贤良和慈祥。她见戴焕章进来，急忙从圈椅里站起迎上去，经朱明哲介绍后，朱老太太先开了腔：“哟，明善常提到你，只是今日才见上，贤侄果然一表人才，相貌堂堂，是富贵之人。”说罢，请戴焕章坐下。

戴焕章像旧式给长辈拜年似地，边作揖边说：“朱大妈，容愚侄戴焕章一拜！”说着，右手撩开大衫，双膝跪到地上就去叩头。

“起来，坐下说话。”朱老太太急忙上前将跪在地上的戴焕章拉了起来，让到了身边的椅子上，连连说：“今日见到你，大妈就够高兴的了，还磕啥头哩！”又指示朱明哲说：“快给你二哥拿茶来。”

朱明哲走后，戴焕章开宗明义地说：“大妈，我今天见你老，一是给你请罪，这些年总说来，一直没有来，今天特来请你老人家教训侄儿，该打就打，该骂就骂，侄儿承担一切。”

“贤侄这是哪里话，以往你公务在身，忙得不可开交。”朱老太太很客气地说：“虽然咱们没有见过面，大妈心里一清二楚，知道你的为人，知道你的作为，可别说傻话了。”

“二是来给你汇报我最近出个大事，叫你老受惊了。”戴焕章接着上面的话茬往下说：“这些年来，我一直是致力于地方治安，和杀人掠货惨害老百姓的土匪作对，消灭了一些，制服了一些，邓南老百姓刚刚过上平安日子，可是河南省主席刘峙却混淆黑

白，颠倒是非，竟然把我当土匪清剿，派 95 师来企图将我消灭，这真是天大的冤枉。”话语里含着愤怒的哀怨，说到此，他长叹一声：“如今这世道，可真是好人不得好报啊！”

“哎，这世道糟透了。”朱老太太听了十分同情地说罢，问道：“只你一个人出来了，家里老小，你母亲，你的两个太太和孩子们……”

“满门犯抄啊，只争家灭九族！”戴焕章气愤地说：“我只顾带着人马逃，顾不上一家老小了，不过我已得到了确实消息，我妈、我大嫂、侄儿、侄女，还有我的大太太、二太太和孟春，也被捞进邓县城了。”说到这儿，他很自信地说：“捞他们还不是为了逼我，我估计，给他们不咋一点。”

“你得多加小心才是。”朱老太太听了，也觉得戴焕章说的极是，又说：“刘峙也太混帐了，干么连累人家的老少。”

“眼下我成了逃犯，本不该给大妈添麻烦的。”戴焕章把话挑到了明处，说：“请你相信侄儿，我在邓县没有干坏事，他们把我当土匪清剿，这是天大的冤枉，我还要生办法上告！”

“刚才，我已说过，你的才干，你的为人，我是清楚的，我相信你干的事是正当的。”朱老太太坚定地说：“无论从公事言，从私事言，你应当听大妈一句话。”

戴焕章不知朱老太太要说什么，就说：“有啥话，请大妈直说。”

“我的家就是你的家。”朱老太太的话虽平常，但语调十分肯定：“你先在这儿避一避，然后生办法把你一家老小都接过来。”说着，又指了指院落道：“刚才你往这里边来，也看到了吧，我这三进院，房子有的是，够你一家人住了。”

话说到了戴焕章的心窝里，他没想到一个农村老太太，在如此严重的事态面前，竟然是这样的慷慨，这样的仗义，止不住的

泪水从他的眼里涌了出来，他再次跪倒在朱老太太面前，咚咚地磕着头，连连说：“我代表全家人感谢你！”

“既是一家人，就不说两家话。”朱老太太说着，把戴焕章扶了起来。

戴焕章站起身，擦了一把泪，依然心存疑虑地说：“我怕连累……”

“这个不用你担心，天塌下来，由大妈给顶着；地陷下去，由大妈给撑着！”朱老太太一语千钧地说：“这叫有难共担。”

此时，朱明哲提来了茶，给戴焕章沏上；经他母亲指点，又把门外的周绍岑、谷太三也喊了进来。戴焕章献上皮大衣说：“大妈，这是侄儿的一点心意。”朱老太太笑笑说：“好，我收下。”随之，在身上试了试，脸上乐开了花，说：“你看，还挺合身呢！”

三

第二天，朱明善从樊城回到家里，见了戴焕章，就激动地大叫：“哎哟，我的二哥，你可来了。这些天，我一直打听不到你的下落，快把我急死了。”

“我不是好好的嘛，没少胳膊，也没缺腿。”戴焕章风趣地说：“二哥是个苦命人，有惊无险是常有的事，以后只看还要遇上几次呢？”

“当时，你咋不直接来咱朱集哩！”朱明善埋怨地说：“咱们虽然相距不远，可是隔着省呢。”

戴焕章笑了笑说：“那天夜里，我们从鲁家寨突围出来，原打算把一部分人马拉过来，可是又一想，那是引火烧身，便来个就地疏散，我给大伙讲：不管采取啥办法隐藏，不管到什么地方

隐蔽，对弟兄们只有一条要求，那就是人在枪在。”

“是呀，这一条很关键，人在枪在，拉队伍就有保障！”朱明善说罢，接着又问：“把队伍拉到朱集有啥不妥哩？”

“第一，咱俩的关系好多人都知道，如果他们穷追的话，首先会考虑到朱集，在风头上避一避很有必要；第二，虽然是隔着省，但这次是95师来剿，他们是国军，打破省界逮人不算违规。”戴焕章认真地分析着，说：“所以直到今日才到朱集。”

“我看二哥最核心的是怕连累了我。”朱明善一针见血地说罢，又进一步表明心事：“你应当相信我朱明善的为人，别说咱们是生死之交的好兄弟，即是一般朋友处在难处，我也会生办法帮忙的，何况是二哥呀！”他越说越激动，又埋怨道：“你若是在前几天有个不测，岂不羞死我！”

朱明善的一番肺腑之言，使得逃难中的戴焕章激动不已，极力平静自己的感情说：“二哥办事你还不放心，我正是把朱集看成了我的家，所以才没往朱集来，正如我没往牛营去一样嘛！”你这一说，我心里好受多了。”朱明善心情平静了来说：“这次，你就别去其他地方了，好好休息休息，把身子保养保养，然后咱俩再商量些事情。地方上的事复杂，你经验多，智谋广，出些主意，把人马扩充起来，这里比河南更有干头！”

“中，就按你的意见办，我在这里住下来休息，但是不宜声张为好。”戴焕章被朱家母子的真诚所感动，态度诚恳地阐述不愿声张的理由，他说：“我这次的出逃和上次不一样，那次的回龙寺寨之战，是我和别廷芳之争，说到底地方势力之间的事，咱有理，他没理；这次是省政府派95师来剿我，把我当成土匪头子对待，我住这儿……”

“不管谁给你戴什么罪名，我都不怕，我只信二哥是英雄，是好汉，你放心在我这儿住就是了，有我朱明善在，保你万无一

失！”朱明善很义气地说罢，又说：“不声张是不声张，可是余化凤、张焕朝、刘海波、吴星三、韩香亭这几个，还是要让他们知道的。”

戴焕章赞成地点了点头说：“是的，这些老朋友还是要见的。”说到这儿，他忽然想起昨天听到的关于刘海波的一些流言，就问：“刘海波近来是不是有点啥事？”

“本来我暂时不想告诉你，可你已经知道了一些，那我就说说吧！”朱明善说：“啥事？枪叫人家给捋了。”

“那是为啥？谁给他捋了？”戴焕章问。

“说得简单一点，是区长、乡长挟嫌报复！”朱明善对这件事的来龙去脉很清楚，便直接了当地叙述起来。

黄山洼的刘海波，聪明好学，下学后即跟随其祖父学医，不但医术高，医德也好，以“小刘先儿”闻名一方，深得当地民众信任，后来被薛集民众推荐为自卫大队长，掌握着一二百人枪，成为薛集一带的实力派人物，他不负众望，恪守职责，防抢劫、防偷盗、禁赌禁烟，把个薛集区治理得安安稳稳的。就因为禁赌禁烟，不但得罪了乡长，还得罪了区长，从此，他的日子就不好过了。

“为啥事得罪了他们？”戴焕章提出具体问题问。

“刘海波干事铁面无私，雷厉风行，所以一般人不敢来赌了，可那个王乡长傲气，偏要铤而走险，他在村里以唱戏为名，聚众赌博，赌来得很大，搞得不少人家妻离子散，倾家荡产；有的就说刘海波是欺软怕硬，不敢碰乡长；刘海波在查清实事后，就带着武装人员，到那个村里强行解散戏班，没收了赌具，王乡长当时不敢反抗，事后在暗地里进行捣乱。”朱明善说。

“他捣乱，就拉倒了？”戴焕章说：“干事要一干到底嘛！”

“后来又闹上了薛区长，事情就更不好办了。”朱明善继续

说：“刘海波正打算找薛区长论个是与非，可这薛区长本身就不是个正经物料，有名的色鬼、烟鬼。那一天，刘海波找薛区长到茶馆里，他正在偷吸大烟，刘海波一见火冒八丈高，立即端走烟具，并当众销毁，还训斥了他一顿：你个堂堂区长，不在办公室里办公，却在这里偷吸大烟，成何体统！”

“这个刘海波可真是个关二爷！”戴焕章脱口夸奖道，又说：“皎皎者易污，峣峣者易折！”

“没过几天，薛区长借检点区大队为名，把自卫大队的枪枝全收了起来，说集中整顿后再发枪枝，同时指责刘海波带兵稀拉，训练不过硬，把区内一些不相干的过错加到了刘海波头上，刘海波自知人家区长是找他岔子，也不辩驳，一甩手不干了，回家行医看病来，区大队长由王乡长兼着。”朱明善十分惋惜、十分同情地说：“你看刘海波冤不冤枉？”

戴焕章听了心里很不是滋味，也很失望。他原打算，那些疏散人员，一旦在地方上难以立足，就可以马上转移到刘海波部下，保存实力，待到东山再起时，拉队伍现成的；可眼下这局面，如何能够扭转呢？他问：“可不可以帮刘海波作些工作，缓和一下区长、乡长的矛盾，恢复他的大队长职务？”

“恐怕不好缓和。”朱明善很得底细地说：“得罪王乡长事不大，得罪了薛区长麻烦就大了，一是县长不会为个刘海波去换区长，可是薛区长不走，刘海波就难有出头之日；二是薛区长还有个哥哥叫鲍超，是均县民团团团长，跟襄阳县的人物在勾着手里。”

“怎么弟兄俩不一姓，一个姓鲍，一个姓薛？”戴焕章提出疑问。

“听说薛区长是跟他姨父当过继儿的。”朱明善讲到这里，面带微笑地说：“听人们说，他实际上是他母亲和他姨父的私生子。”